

# 全歐洲共黨會議的前前後後

尹慶耀

四日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全歐洲共黨會議在捷克的卡羅維瓦瑞（Karlovy Vary）舉行，這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以來，國際共黨規模最大的一次集會。會後，蘇俄不斷對它加以鼓吹。北越的「人民報」也發表社論說：「具有二千萬以上的黨員，代表着歐洲數億居民的利益和願望的幾乎全歐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人，參加了這個會議」。這些話顯示，北越共黨對這個會議的評價很高。

歐洲共黨連同非法的在內，共計三十一個（請參閱附表）。這次出席會議的有奧、比、保、英、匈、東德、西德、西柏林、希、丹、愛爾蘭、北愛爾蘭、西、義、塞浦路斯、盧、波、葡、聖馬利諾、俄、芬、法、捷、瑞士等二十四個共黨代表團，瑞典共黨僅有代表一人列席。此外，南、羅、阿、荷、挪、冰島等共黨，都沒有參加。如果單就執政的共黨計算，連蘇俄在內的歐洲九個共黨國家中，就有三分之一（南、羅、阿）缺席。因此，這個全歐共黨會議的「全」字，是有問題的。

附表 歐洲各國共黨概況表

名 稱	合法		黨 員 人 數	未 出 席	
	黨	員		席	席
奧地利共產黨	○	二,〇〇〇	○	○	○
比利時共產黨	○	二,〇〇〇	○	○	○
非 法	○	○	○	○	○
蘇 俄	○	○	○	○	○
莫 斯 科	○	○	○	○	○
曾 見	○	○	○	○	○
黨 會 議	○	○	○	○	○

保加利亞共產黨	○	五〇,六〇〇	○	○	○	○	○	○	○
英國共產黨	○	三,七〇〇	○	○	○	○	○	○	○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	○	五〇,〇〇〇	○	○	○	○	○	○	○
德國統一社會黨（東）	○	一,六〇,六七〇	○	○	○	○	○	○	○
德國共產黨（西）	○	六,〇〇〇—七,〇〇〇	○	○	○	○	○	○	○
西柏林德國統一社會黨	○	六,〇〇〇	○	○	○	○	○	○	○
希臘共產黨②	○	二〇,〇〇〇	○	○	○	○	○	○	○
丹麥共產黨	○	八,〇〇〇	○	○	○	○	○	○	○
愛爾蘭工人黨	○	一五〇	○	○	○	○	○	○	○
北愛爾蘭共產黨	○	一〇〇	○	○	○	○	○	○	○
西班牙共產黨	○	五,〇〇〇	○	○	○	○	○	○	○
義大利共產黨	○	一,五二,五〇〇	○	○	○	○	○	○	○
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	○	一〇,五〇〇	○	○	○	○	○	○	○
盧森堡共產黨	○	五〇〇	○	○	○	○	○	○	○
波蘭統一工人黨③	○	一,七五,〇〇〇	○	○	○	○	○	○	○
葡萄牙共產黨	○	二,〇〇〇	○	○	○	○	○	○	○
聖馬利諾共產黨	○	一,五〇〇	○	○	○	○	○	○	○
蘇聯共產黨④	○	二六八四,三三〇	○	○	○	○	○	○	○
芬蘭共產黨	○	八,〇〇〇	○	○	○	○	○	○	○
法國共產黨	○	二五,〇〇〇	○	○	○	○	○	○	○

兩派共約二,〇〇〇

全歐洲共黨會議的前前後後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	1,700,000	○	○	○
瑞士勞動黨	○	6,000	非完全親匪者500	○	○
瑞典共產黨	○	15,000	3,000	○	△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	1,000,000	×	×	×
羅馬尼亞共產黨	○	1,500,000	×	×	×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	○	35,000	35,000	○	×
挪威共產黨	○	4,500	少	○	×
荷蘭共產黨	○	11,000	100	○	×
冰島統一社會黨	○	1,000	人民聯盟有親匪傾向	×	×

註：①各黨黨員人數，除註明者外，以荷蘭「世界共產主義活動」截至1966年6月30日之估計數字為主要依據。②希臘除共產黨外，尚有統一民主左翼黨，亦為「進步黨派」，黨員96,000人，亦親蘇。③波蘭自1960年以降，即有親匪派系。1966年11月6日「波蘭共產黨」託由出席阿共大會的比共書記格里巴代為宣讀聲明，宣稱該黨已在波蘭成立。④蘇聯共產黨黨員人數係1965年1月1日官方數字，包括預備黨員539,080人在內。⑤羅馬尼亞共產黨黨員係1966年5月官方數字。⑥1960年莫斯科共黨會議，南共未被邀請。1965年莫斯科會見，被邀請而未參加者為阿共及羅共；△為此次歐洲共黨會議中列席者。

這個會議原定舉行四天，實際只開了兩天半。二十四日，會議就「美國侵略越南問題」發表了一個呼籲書，二十六日發表了共同聲明和公報。

這次會議的舉行，經過相當的籌備。今年二月下旬，在華沙召開過一次十九個歐洲共黨代表組成的籌備會議，決定了大會召開的時間與地點并起草文件。四月二十一日，又在捷克布拉格舉行了一次起草委員會會議。

對這次會議態度最積極、期望最高的當然是蘇俄。儘管會議以歐洲問題為名，但蘇俄無疑是在為了恢復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權而努力。

它一方面利用當前歐洲的新形勢，首先統一歐洲共黨的鬥爭策略；另一方面，它把大規模的區域性共黨會議，當作走向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步驟，是對匪鬥爭策略之一。不過，這次會議只討論歐洲安全，世界共黨會議及中共問題等未列入議程。至於譴責美國「侵略」越南，聲援支持北越，那是近來每次國際性會議中，蘇俄必定會提出的宣傳性的手法，不必過於重視。

二

歐洲共黨會議那項以「為了爭取歐洲的和平與安全」為題的共同聲明，其要點如次：

(一)現在歐洲輿論正起着重大變化。對於帝國主義政策的危險感，正逐漸加強。對於不同社會制度各國間的合作關係，正予以發展。歐洲各國人民不希望新的戰爭，他們也不希望冷戰和恐怖的均勢。因為那只能引起激烈的軍備競賽，擴大計劃的或偶發的戰爭危機。

(二)歐洲已進入一個新時代，它需要真正的緊張緩和、和建立以相互信賴為基礎的新關係。我們共產主義者要做出種種努力，適應各國的條件，確立集體安全保障制度，消除一切侵略的可能性，建立起能够保障歐洲和全世界永久和平的國家關係。

(三)所有國家，都要承認現存的歐洲國境，特別是奧得—尼賽國境和兩個德國國境的不可侵犯，承認兩個平等的主權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存在。

(四)歐洲各國都應該為了：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促使兩個德國的國家關係、所有國家同東德的關係、和作為一個政治單位西柏林和東德的關係正常化；締結作為停止軍備競賽途中重要步驟的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等，做出必要的努力。

(五)歐洲安全保障制度，必須無條件尊重中立的原則及中立國家的不可侵犯。掃除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經濟關係之人為的障礙，對於所有國家都有重大意義。

(六)外國軍隊應從歐洲各國撤退，廢止外國的軍事基地。在中歐、巴爾幹、多瑙河沿岸各國、地中海及北歐，設置非核武裝地帶。設置裁減及凍結軍備地帶。在歐洲各地區設置和平合作地帶。

(七)卡羅維瓦瑞會議的參加者，贊成實現沒有軍事集團的歐洲。會議參加者，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提案，立即締結撤廢北大西洋公約機構及華沙條約機構的協定。

(八)會議參加者，贊成召集討論歐洲安全及和平合作問題的全歐洲國家會議。并支持召開全歐洲議會代表會議的提案。

(九)從軍備競賽下解放後的歐洲，將能提高全部居民的生活水準，對全人類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以此為目的的鬥爭，與衛護真正民族獨立與民主主義，反對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反動的法西斯獨裁的鬥爭，密切聯結在一起。

(十)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準備努力為和平、進步、民主主義的事業，做出貢獻。歐洲及全世界的共產黨、工人黨，團結合作愈鞏固，其鬥爭就愈有效果。

(十一)歐洲的工人及勤勞大眾認為，由於愛國主義與國際的兄弟團結相結合，就可對和平、歐洲的安全保障、在歐洲關於民主主義和社會進步的鬥爭，盡到決定性的職責。

(十二)卡羅維瓦瑞會議參加者，呼籲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為了實現和平與民主的社會政策，採取聯合行動；呼籲歐洲的工人組織，為了爭取和平的歐洲的鬥爭，而行使其本身的權威與影響力；呼籲所有宗教的信仰者、知識份子、青年、婦女，全部愛好和平的勢力，為了展開要求實現集體安全保障的直接行動而彼此團結，在本國內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綫。

(十三)歐洲各國的共產主義者，確信維護歐洲大陸的和平與安全，同時也就是為了全世界各國人民，實現民主主義、社會進步及民族解放的行動。歐洲各國人民，自己具有解決歐洲大陸和平與安全問題的能力。他們可以自己決定歐洲的命運(註一)。

可以看出，這個聲明是去年七月華沙公約國家羅京會議宣言的延續與發展，它是根據共產國家、更正確地說是根據蘇俄的願望寫成的。剝掉宣傳的外衣，蘇俄在這個問題上所希望的，是分化西歐，團結東歐；打擊西德，提拔東德；削弱北約，加強華約；驅逐美國勢力出西歐，鞏固蘇俄在東歐的統治地位；且使得共產集團戰時攫取的既得利益，獲得西方的承認與保證。

不過，對於現存於東西歐之間的，例如安全保障、邊界、德國及柏林、東西貿易及北約、華約兩軍事集團存廢等問題，共產國家內部，立場也并不

一致。關於這些問題，已在拙作「緩和聲中看東歐」一文(本刊六卷七期)中有所分析，為免重複茲不贅述。這裡只提出幾點來加以補充。

關於與西德現存邊界問題，有切身利害者為波蘭、捷克與東德，它們已於今年三月間締結「友好互助條約」，組成鐵三角。羅馬尼亞對此不大理會。雖然東德共酋烏布利希五月間訪匈，於十八日與匈牙利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它和保加利亞之間，不久也將簽訂類似條約，但這兩個國家是受了蘇俄的壓力，它們對於所謂邊界問題，實際也并不十分熱心。

蘇俄倡言同時解散北約及華約組織，僅屬宣傳性質。所謂撤退外國駐軍，也僅指美國駐軍而言。實際上，蘇俄正在裝備及戰術訓練各方面加強華約聯軍。現今美英裁減駐歐軍隊，要求蘇俄相應撤退其駐東歐俄軍，將是蘇俄的一項難題(註二)。又東歐國家對華約態度積極者，仍然是有邊界問題存在的波、捷、東德三國。羅馬尼亞不僅把北約與華約、美國駐軍與蘇俄駐軍等量齊觀，且反對華約聯軍總司令一職由俄人獨佔。現蘇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華約聯軍總司令格列奇柯A.A. Grechko，已遞補馬林諾夫斯基的部長遺缺，華約聯軍總司令一職，尙未見處理。據傳蘇俄擬派今年四月十二日甫由基輔軍區司令升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的雅庫波夫斯基(Ivan Yakubovskiy)元帥兼任華沙聯軍總司令。他會於一九五七年起任駐東德俄軍第一副總司令，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升任總司令。由他兼任華約聯軍總司令，不能說不是適當人選。四月十四日捷克國防部長、十七日至十九日匈牙利國防部長、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保加利亞國防部長，先後應邀訪俄，商討對雙方有關問題，想來與華約聯軍總司令問題或不無關係。惟傳羅馬尼亞提出反對，仍然主張總司令一職，應由締約國輪流擔任(註三)。

本次會議聲明中的全歐會議，擬於來年召開。那次會議不允美國參加，以便建立不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新體制。又在倡導締結防止核子擴散條約及建立非核武裝地帶的同時，詎西德為軍國主義、復仇主義，強調不准其染指核武器，以便孤立西德。這些都是蘇俄的一貫陰謀。然而，要促進東西貿易，美國和西德豈能予以忽視。尤其東歐一向是德國產品的傳統市場，那裡對德國貨有傳統的愛好與信仰。因而，羅馬尼亞就不願邊界、兩個德國及西柏林、防止西德取得核武器等等問題，於今年一月與西德復交。它會對東德的責難加以反擊，坦率地告訴東德說，只有對羅馬尼亞人民負責的羅馬尼亞

共產黨，才能決定羅馬尼亞的外交政策。本來，如果必須被那些邊界問題等等所限制，豈不正是聲明中所說的「人爲的障礙」？

蘇俄拉攏法國作爲它分化西歐團結的夥伴，却沒有想到東歐也有一個法國——羅馬尼亞存在！

### 三

蘇俄最大最急迫的目標，是召開新的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其主要意義，不是孤立已經孤立的共匪，而是恢復已經失去的蘇俄在國際共黨中的一元領導權。

黑魯曉夫擬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二十六國共黨代表參加的預備會議，於翌年召開新的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這個預備會議因受邀請共黨應允參加者太少，以致無法舉行，這對一向爲世界共黨司令台的莫斯科的聲望，是一次極爲沈重的打擊，蘇俄不能不設法予以恢復。

二十六國共黨代表預備會議，改成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的莫斯科協商會見，出席者十九國共黨。會見決定先「舉行雙邊和多邊會晤」，「於適當時機召開共黨國際會議」。歐洲共黨會議應該算是多邊會晤的一種，但這種區域性的共黨會議的倡導者，毋寧說是已故義共領袖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

義共也是共匪激烈抨擊的目標之一，但陶里亞蒂對於召開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與匪公開分裂，却抱着懷疑的態度。他決定參加黑魯曉夫預定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的預備會議，但那是爲了說明義共反對召開共黨國際會議。同年八月間他抵達蘇俄，二十一日死於黑海岸的雅爾達。臨終前撰成備忘錄一份，原擬交給黑魯曉夫，死後就成爲遺書。在這項遺書裏，他提議各共黨間應該分作若干集團，分別舉行一連串會議，詳細檢討共產主義運動在各種不同領域內（西歐、拉丁美洲國家、第三勢力國家及此等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聯繫、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等等）的實際目標，經過會議作出正確的結論。他認爲未來的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應該標誌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而上述的一連串會議是其準備工作。在準備工作未完成之前，不應該召開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

我們注意到對於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的召開，陶里亞蒂與俄共所持的立場不同。後者的動機，主要在打擊共匪而恢復俄共的領導權，使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的總路線，完全符合俄共的路線，使莫斯科成爲馬列主義的最後解釋者。而陶里亞蒂則認爲，依照他上述的計劃進行，可使共匪愈形孤立，而他們這一面的戰線可愈加堅強。不過他又指出，這一戰線的結成，不單是由於對共匪的立場，有一般性的共同結論，而且是由於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總目標，以及這個運動在各個領域的具體目標，有更進一步的深刻認識。如果能够在各個領域內，十分正確地把握共產主義運動的目標與方針，即使不召開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以避免分裂，也無礙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推進。這樣說法，顯然不符合俄共的願望。而且，既然共產主義運動除了總目標之外，還可有其各個領域的具體目標，它就不可能完全符合俄共一黨的路線。因此他又說：要嚴格地規定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式，會反而成爲一種障礙。依我（陶自指）的意見，就實際歷史發展和一般性的展望說來，社會主義的前進和勝利的各項具體條件與各種形態，現在以及最近的將來，已與過去非常不同。同樣的，某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也差異極大。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陶里亞蒂就得到他應有的結論：「我們反對成立新的中央集權之國際組織的意見」。

與共匪從鬥事爭，但不贊成公開分裂，參加區域性會議，但不贊成急於召開世界性共黨會議；主張分別按照各個領域檢討共產主義運動的具體目標，但反對成立新的中央集權的國際組織。這是義共的一貫立場，并未因陶里亞蒂身死而有所改變。而這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大的共黨——義共，在歐洲共黨中所具的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

歐洲共黨區域性會議，已經舉行過兩次。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至三日，在布魯塞爾舉行了十九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共黨會議。出席者爲西德、西柏林、奧、比、塞、丹、西、芬、法、英、希、北愛爾蘭、冰島、義、盧、挪、荷、葡、瑞士共黨。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至十一日，歐洲共黨又在維也納舉行會議。參加者有比、丹、西德、芬、法、希、義、盧、挪、奧、西、瑞典、瑞士、西柏林、塞浦路斯等共黨，葡共未出席但以書面陳述了意見。至於包括歐洲自由國家與共產國家在內的全歐共黨會議，却以此次爲首。

本次會議聲明中的各項要點，在一九六五年六月的西歐共黨會議中，也大都討論到，但參加那次會議的荷、挪、冰島共黨，却不會出席本次會議。更重要的是在共產國家中，也有三個共黨對本次會議拒絕出席。阿爾巴尼亞的不參加，自在意料之中。但南、羅兩個共黨的杯葛行動，無疑是對俄共的一

項打擊。這表示它們在歐洲問題上，不願惟蘇俄的馬首是瞻，在所謂召開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問題上，更竭力反對。

由於「紅衛兵造反」，共匪在國際共黨中益形孤立，正是俄共趁機恢復聲威的良機。去年九月以降，蘇俄對共匪開始正面攻擊。十月間「真理報」重提國際會議，來徵求支持者。十一月間在保共及匈共大會上，透過保、匈共會提出，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當場公開支持的方式，呼籲召開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那末，全歐洲共黨會議中，再度提出該項問題，應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南、羅共黨從二月間在華沙舉行籌備會議時，即拒絕參加，這使得其他共黨也不能不慎重考慮。

爲了使歐洲共黨會議成爲走向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前奏，蘇俄會經展開招待外交。一月二十八日南斯拉夫總統狄托抵俄，接着是二月二十五日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Janos Kadar）、三月十三日保共第一書記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十七日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二十一日東德共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二十五日烏拉圭共黨第一書記阿里斯門迪（Rodney Arismendi）等都會應邀赴俄。二十八日義共總書記隆哥（Luigi Longo），與布里茲涅夫晤談，二十九日起布接見捷共代表團。

二月六日，「真理報」會揭載了巴西共黨支持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聲明，跟着又介紹了巴拉圭、捷克、義、法、黎巴嫩、冰島、伊拉克、丹麥等共黨的類似聲明。可是，在右述應邀赴俄訪問的共黨代表團，與俄共會談後，只有三月二十三日蘇俄與東德共黨、二十六日蘇俄與烏拉圭共黨的共同聲明，支持世界共黨國際會議。二月間義共總書記隆哥曾在義共中央全會中說，要召開世界共黨國際會議，「至少需要十二個月的準備工作」。他并未改變他的慎重態度，「真理報」把義共納入支持之列，就頗有疑問。三月二十八日，隆哥與布里茲涅夫會談後發表的公報中說：「兩黨認爲爲了解決召開新的共黨國際會議的有關問題，需要進行大規模政治的、組織的準備活動」。看來是俄共遷就了義共的立場。

四月十八日，布里茲涅夫在東德共黨第七次大會上發表演說，再度提出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問題，認爲檢討議題的準備等具體問題的時機已經到來。以時間言，那時已臨到卡羅維瓦瑞會議的前夕，他的話自然是想對這次會

#### 全歐洲共黨會議的前前後後

議發生影響作用。但是，參加東德共黨代表大會的，俄共代表團團長是布里茲涅夫、波共代表團團長是第一書記戈慕卡（Wladslaw Gomułka），其餘共產國家的共黨代表團，都以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爲團長，而羅共則似乎未派代表團參加。這可反映東德的地位和東德共黨大會所能發生的影響力，都不必估計過高。布里茲涅夫確曾說過：「只要世界共黨會議，是反映共產主義者對加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行列的最高關心，我們就確信此項目的必能達成。但在這句話前面，他先說明蘇俄共黨同意各友黨的見解，認爲像召開全世界共黨國際會議這樣一個重大計劃，需要長期而週密的準備（註四）。如此看來，布里茲涅夫本人，似乎也不認爲這個世界共黨國際會議，可以在短期內召開。

最值得注意的是羅共的態度，它隨時強調獨立、平等，并且指責過第三國際的錯誤。對於和召開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有關的集會，一律避免參加，包括一九六五年三月的莫斯科會見在內。今年三月三十一日，義共總書記隆哥訪俄歸來，曾往訪羅馬尼亞，那很可能是把歐洲共黨會議不急於要求召開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意思告訴羅共，而勸後者出席。四月十七日保共第一書記日夫可夫率團訪羅，一般人也認爲與敦勸羅共出席歐共會議有關。然而，羅共仍以關於會議的性質、目的與組織，事先未商獲協議爲由，拒絕出席歐共會議。

羅共并非親匪，但也不願處處聽命蘇俄，它要表示它的獨立性。在「五一勞動節」時，代表羅馬尼亞的黨、政府和人民講話的人，曾向所有共產國家致敬，並且是按照字母一一稱呼，不僅把共匪排在蘇俄之前，而且把阿爾巴尼亞排在第一。五月七日，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在羅共機關報「火花報」上爲文宣稱：共黨的多邊會議或國際會議，應該以各黨之間的協議爲基礎，尊重獨立、平等、不干涉各黨內部問題的原則進行。各黨都有不參加國際會議的正當權利，國際的團結，和參不参加會議并不是同一件事。每一個黨都最清楚的知道它們奮鬥的現實環境，共產主義運動的正常發展，不容許有一個國際調整中心機構和對各黨的政策有強迫性的條規存在。沒有人可以擁有最高的權威，或者說凡是與自己對立的見解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見解（註五）。他這些話不僅是爲羅共不參加歐共會議作辯解，而且是直接對俄共重建共產國際、恢復一元領導的野心挑戰，因此必然會刺激到蘇俄那敏感的神經。

另一個使得蘇俄頭痛的是南共。本來，第一個與俄共分裂，對俄共領導權予以打擊的就是南共。史達林死後，南共曾應邀參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黨代表會議，但它拒絕在會議宣言上簽字。僅只在由十六日至十九日，不以社會主義國家共黨為限，而是召集當時在俄參加十月革命紀念的世界各國共黨代表舉行「友好的會見」，會見後發表「和平宣言」時，南共才簽了字。此後，一九六〇年世界共黨國際會議，以及一九六五年三月的莫斯科會見，南共都未被邀。這次歐洲共黨會議，它被邀而不出席。不僅此也，最近的俄南關係，也有趨於冷淡甚至惡化之勢。去年九月布里茲涅夫往訪南斯拉夫，今年一月狄托莫斯科之行，似乎均未能使情勢好轉。

俄南關係轉變的原因，是因為從共黨的觀點來看，南斯拉夫正在實施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去年十月，南共舉行五中全會，改組其中央機構，規定其主席團及執委會委員，不得兼任政府職務。這被蘇俄及若干東歐國家，認為勢將削弱共黨權力。在經濟方面的若干措施，以及南國和西方經濟聯繫的加強，也都引起蘇俄的不滿。

本來，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國家是要消亡的。而隨着共產主義社會的接近，政黨也將逐漸失掉其機能。正是在這種理論的前提下，南斯拉夫共產黨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舉行第六次大會時，就改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今名）。最近，南共一位理論家伊凡·培利奇發表的論文中，首先引用馬克思的話說：雖然稱作共產黨，它和其他的社會主義政黨相同，它並不是一個具有特權的政黨。接着，他就下斷語說：列寧的一黨獨裁論，結果是造成了史達林橫暴的個人獨裁（註六）。四月十七日，狄托在貝爾格萊德市黨部會議中演說，他把俄南對立的老賬又翻出來，暗示新的衝突逐漸迫近，并对蘇俄加以抨擊。

南共和共匪是死對頭，但南共不贊成召開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它似乎不願意看見俄共可以隨意把那個共黨逐出國際行列，更重要的是它不願見莫斯科重樹其領導權威。說來奇怪，這兩個互相仇視的共黨，都在打擊俄共的權威。但共匪只指責俄共背叛馬列主義，而南共則拉出馬克思而打擊列寧，它給予俄共的損傷，或許更甚於共匪！而且，狄托對東歐乃至其他共黨的影響力，也是不宜低估的。

#### 四

就蘇俄的立場說來，這個歐洲共黨會議決不能說是成功。或許正如共匪所說：「布里茲涅夫、柯錫金之流，爲了這個會議的召開，整整忙碌了一年。他們原想熱鬧鬧地開上四天，造點聲勢，給現代修正主義者們壯壯膽，打打氣。但是，只開了兩天半，就開不下去了。布里茲涅夫夾起皮包走路。會議提前草草收場。這是歐洲新工賊大破產的一次會議」（註七）。

爲了這次會議，俄共確實做過不少準備工作。開會時俄共代表團以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爲團長，團員有俄共中央書記兼國際部長波諾馬廖夫（B. N. Pomonarev）、中央書記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部長安德羅波夫（Y. V. Andropov）、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謝列平（A. N. Shelepin）等，足見其對該會之重視。正因其如此，會議由俄共要求提前結束，就更顯得費解。

阿共說：「卡羅維瓦爾會議是一次叛徒們的集會」（註八）。共匪則斥該會議爲「反革命黑會」。又說：「這次會議，是蘇修策劃進一步反華的會議。在會上，布里茲涅夫帶頭反華。在會下，他們一伙進行了緊張的反華活動。但是，敢於在這個會上公開跳出來反華的人，寥寥無幾。他們還極力表白，反華問題『沒有列入這次會議的議程』。……這表明蘇修要在這樣的會議上，公開打出聯合反華的旗號，遇到了困難」（註九）。蘇俄則斥匪誹謗，說匪之所謂「反華」是謊言。又說「會議的文件正好強調指出，會議沒有準備研究各兄弟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問題。代表們在發言中唯一提到中國的事情，就是呼籲中國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援助越南的鬥爭方面，採取統一行動」（註一〇）。但是，無論怎麼說，蘇俄都想把這次會議作爲新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踏腳石，也是打擊共匪的一個步驟。正如同共匪所說：「布里茲涅夫、柯錫金之流，早就叫嚷，要召開什麼『新的世界共黨會議』，他們有的說：『條件正在成熟』，有的說『條件日益成熟』，有的說『條件已經成熟』，七嘴八舌，吵吵嚷嚷。在卡羅維瓦爾工賊會議上，這種叫嚷却突然銷聲匿迹了。……蘇修指揮棒更加不靈了，歐洲修正主義集團各搞一套，自由行動的傾向，越來越厲害。……他們之間存在著『差異』，制定共同政策『不簡單』，『不容易』（註一一）。依我們看，事實眞象是與會共黨并非對「反華」有所顧忌，而是對俄共恢復一元領導權有所警惕。

共匪的指責頗有根據，但蘇俄在歐洲共黨會議中，也并非完全失敗。第一，俄共對召開世界共黨會議，早已改採漸進方式，全歐洲共黨會議能够舉行，也就是一項成功。第二，會議聲明中關於歐洲問題及共同的鬥爭策略方面，都符合俄共的當前路線。第三，根據蘇俄的廣播，聲明還指出：「最近幾年的經驗證實了共產黨人提出的關於世界大戰不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世界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工人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戰爭的各國和一切愛好和平力量的聯合努力，是能够防止世界戰爭的論點的正確性」（註一二）。這就是打擊共匪理論而宣揚俄共的主張。

儘管共匪指責蘇修大搞「歐洲緩和」是「出賣越南人民的又一罪證」（註一三）。阿共抨擊「所謂『歐洲安全』就是乞求和平」是「蘇修集團及其追隨者已向美帝和歐洲反動資產階級徹底投降」（註一四）。但蘇俄仍稱聲明中關於歐洲安全問題的各項要點為行動綱領，並於五月五日在聯合國發「爭取歐洲和平與安全」的聲明全文，以配合它的歐洲政策，爭取宣傳上的優勢。這也將是歐洲共黨當前的鬥爭目標。

歐洲共黨會議已有六個共黨缺席，全世界共黨會議又談何容易？而且，即在十四個共產國家中，除了南、羅之外，匪、阿固然是堅決反對，北越、北韓、古巴是否願意出席擬議中的新的世界共黨會議，公開表明其親俄反匪

## 馬共與馬來西亞的反共

王覺源

繼香港、九龍左派份子製造暴亂之後，中共匪幫在東南亞地區所發動策應港九事件的暴亂行動，以馬來西亞地區，最為頻繁。我所說的馬來西亞地區，不限於現在的馬來西亞聯邦。包括馬來亞、新加坡、砂勞越、汶萊（婆羅乃）、沙巴（北婆羅洲）。現在除沙巴州潛伏於印尼邊界的共產份子，還亂後待整，不易找得暴亂機會；與汶萊共產份子，靜極思動，尚在徘徊之外；其他三個地區，則已進入了暴風雨的邊緣。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前月上旬，會連續發生過類似港九的暴亂，規模雖不太大，也幸被當地政府壓服了；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現在不但吉隆坡暴亂的死灰，已經復燃；其他各地，也正在醞釀或爆發了共產份子的陰謀暴行。誠如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指出：「他們的活動方式，都是一樣的，最先在澳門，然後在香港

的立場，也仍然是一項疑問。不過，俄共不會放棄此一企圖，它仍將繼續宣傳歐洲共黨會議的成就，介紹各國共黨有利於該項會議的評價，為未來的世界共黨會議製造輿論。而會議的實際召開，恐怕尚須更多週密而慎重的努力。

註一：根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載「蘇維埃紐司」東京電轉譯。註二：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朝日新聞」載，美決撤退駐西德美軍三萬五千，英擬撤退五千人。註三：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每日新聞」載合衆國際社倫敦二日電。註四：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每日新聞」東柏林十八日美聯社電訊。註五：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每日新聞」布加勒斯特七日南斯拉夫通訊社電訊，及八日英國電台遠東站廣播。註六：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朝日新聞」。註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報」觀察家文章：「歐洲新工賊的破產」。註八：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阿共「人民之聲」報，發表以此為標題的文章。註九：同註六。註一〇：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毛澤東分裂主義者的新的破壞行為」。註一一：同註六。註一二：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聲明」。註一三：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人民日報」。註一四：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阿共「人民之聲」社論：「卡羅維瓦爾叛徒會議說明了什麼問題」。共匪「人民日報」會於十三日摘要譯載。

，現在在馬來西亞，甚至在新加坡」。

根據最近幾天來（六月二日至六日）外報的報導：六月二日，馬來西亞南端新山、首都吉隆坡、馬來亞第二大城市麻六甲、西北名勝地區檳榔嶼及肯帕等地，左翼示威份子，佔領戰略據點，與當地警察直接衝突。三日，新加坡共黨，指揮該地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的羣衆示威，高呼口號，反對政府，攻毀了美國大使館，焚燒汽車，並搗破一家餐館。六日，新加坡市三個地區，示威份子與警察發生衝突。新加坡內政部與國防部，都指出是共產份子掀起的暴動，企圖把新加坡左派工會與馬來西亞左翼黨派、工會合流。五日，砂勞越第二省英基里利的雙岸地埔吉地區，共黨蠢動，與當地保安部隊衝突，這還是一九六五年（是年六月古晉暴亂）來的第一次。總之，馬來